

绮罗香 No.1

最华丽的小说名家志



本期推荐

手指一触，
那六角形的美丽小碎花就纷纷落下，
像极了冬日白雪。

六月雪 ■ 沧月

家乐记之心笺 ■ 无处不飞花
杨不悔 ■ 匪我思存

杯子 ■ 叶迷

极端优雅的少年（连载） ■ 藤萍

金粉流年 ■ 白饭如霜

月

海上生明月
天涯共此时

恭祝《月》创刊大老

叶非夜

感情是人类的一种沟通方式，无论发泄还是沉静，无论喜怒还是哀乐，都凝聚着我们的内心的隐秘。正值《月》小说隆重推出，祝愿写情的《月》能够把人类的感情写得如花似玉，姿态万方，纸上的感情未必浅显，仓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月》小说应该有这种气魄，敢为天下书刊之先。

——朴素（天涯读书频道主编）

年年月月《月相伴》，但愿水长流，但愿《月》长明。

——纳兰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 那月亮下面呢？
——欢迎翻开《月》寻找你要的新鲜事。
永远不花

将于尘世
所于高隔
祝《月》小说大快！
白版如霜

祝“月”
蒸蒸日上
越办越好！

乔克于德
2007.3.24

她踏《月》色而来 当归广寒深处
他愿溯《月》而行 但求真心相诉
《月》创刊了
只为天下有情人都能终成眷属

执笔猫 2007.3.22

笔端犹有摘星志，书中仍须读月心。

——阿修罗

吾以月为衫，持书难相参，古今情怨事，都向此中看。

——藤萍



稿件授权声明

凡向《月》投稿获得刊出的稿件，均视为稿件作者自愿同意本声明全部内容。

1、稿件文责自负：作者保证拥有该作品的完全著作权（版权），该作品没有侵犯其他任何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2、完全权力许可：本社有权以任何形式（包括但不限于纸媒体、网络、光盘等介质）编辑、修改、出版、使用该作品，而无需另行征得作者同意，亦无需另行支付稿酬。

版权声明

《月》经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出版，未经许可，本书所有文字及图片不得以任何形式（包括但不限于纸媒体、网络、光盘等介质）转载、张贴、结集、出版和使用。著作权法另有规定的除外。

《月》对上述声明拥有最终解释权

*各地书店、报刊亭、网络及大型图书批发市场有售
封面绘图：ENO.

（如发现印刷质量问题，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服务热线：0791-6524997）

金沙线网地址：www.jinshaxian.com
读者服务部地址：天津市南开区欣苑路88C中心601室
邮编：300191
电话：022-23610733
投稿邮箱：moon@jnsn.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月·绮罗香 / 沧月等著. —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07.6
(月)
ISBN 978-7-5391-3764-3

I. 月... II. 沧...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80753号

书 名：月·绮罗香

总策划：刘欣

主 编：冰叶

责任编辑：林云 艾琪

美术总监：朱子

绘图总监：唐卡 ENO.

文稿编辑：郁言 谈笑

美术编辑：珊瑚虫 煜

图片编辑：无梦女

出版发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邮编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 版 人：张秋林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顺天意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07年6月第1版 2007年6月第1次印刷

开 本：787mm×1092mm 1/32

印 张：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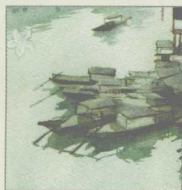
字 数：125千字

书 号：ISBN 978-7-5391-3764-3

定 价：9.80元

目录 CONTENTS

www.jinshawenhua.com



[镜花水月]

- 004 六月雪 Snow in june 沧月



[风花雪月]

- 039 围裙 Apron 神原茜
043 金粉流年 Resplendent year 白饭如霜
093 家乐记之心笺 Heart message 无处不飞花



[月迷津渡]

- 058 找部电脑做情人 Get an electronic lover Herman

[当时明月]

- 099 杨不悔 Yang buhui 匪我思存



[月光小夜曲]

- 119 杯子 Cup 叶迷
128 极端优雅的少年 Extremely elegant juvenile 藤萍 (叶萍萍)



[拨云见月]

- 182 危机四伏 Be threatened by growing crises 水天一色



190 [上弦月·下弦月]

191 [烘云托月]

192 [水透月华]



手指一触，

那六角形的美丽小碎花就纷纷落下，
像极了冬日白雪。

六月雪

Snow in June

■文/沧月 ■图/唐卡





六月雪

Snow in June

雨是忽然间就下起来的——江南三月的天气，变得分外快。方才还是碧蓝碧蓝的天，转瞬间就阴云密布，暴雨如注，天地间一片白茫茫。

苏盈忙不迭地将洗到一半的衣服收起来放回竹篮，转眼看见压在溪中漂洗的那件衣服快要被水冲了开去，忙忙地探出身去够回来——一阵忙碌，等收拾好东西冲进路边那个歇脚的小亭子时，一身蓝布衣早已经湿得差不多了。

她连忙将沉重的竹篮放下，站在檐下将衣襟用力拧干。

洗了一天的衣服，手指已经在水里泡得发白，皮肤一块块地浮肿脱落，一碰任何东西都痛得钻心。苏盈用泡得惨白的手，用力拧着蓝粗布的衣服，感觉拧出来的不是雨水，而是自己手上的血。

那还是她的手么？洗衣娘的手……以前这双手，也曾柔软纤白，嫩如春葱，涂着蔻丹映着宝石璀璨的光亮——那是泉州富户崔员外家三小姐的手。

如果她没有遇到宋羽，或许如今这双手还是这个样子吧？

她撩起衣襟用力拧干时，忽然感觉到有人在看她——白沙泉这个偏僻的地方，亭子里居然还有别人在？

苏盈转过头去，却真的看见了一个年轻的书生。不过十七八的年纪，眉目清秀，头戴八宝掐丝方巾，微湿的宝蓝色长衣内露出天青色衬里，手中拿了把象牙骨扇，可那双手却比扇骨更白，拇指上套了个翡翠扳指，虽是刻意普通的装束，却依然掩不住富贵。

那人显然也是来躲这场急雨的，正有一下没一下地用扇子敲着手心，眼睛看着外面的雨帘，脸色焦急，然而一见苏盈提了篮子进来，视线立刻落到她身上。苏盈脸上还是微微一红，下意识地放下了拧在手里的衣襟，转过头去看着外面的雨帘，不再理睬那人。

“请问姐姐，这里往曲院风荷怎么走？”然而，虽然她转头过去，可那人却仿佛见了宝一般，巴巴地赶过来——一边小心地躲开那些亭子屋顶破处漏下雨水，一边凑上来问。

“从这里往朝西湖走，到了湖边，沿着湖一直往南便是了。”感觉那个年轻公子已经凑到了自己背后，苏盈皱了皱眉头，不自觉地朝外挪了挪，头也不回地淡淡回答。

“可是……这哪里是南，哪里又是北呀！”年轻公子居然还是不肯走开，继续纠缠了下去，然后顿了顿，轻轻笑了起来，抓住了她的衣袖，居然有几分无赖，“好姐姐，你陪我走一趟，我付给你钱好不好？”

苏盈脸上色变：有宋一代，礼教大防最是严谨，作为一个孤身女子在郊外与陌生男子搭话已经大是不该，如今对方居然嬉皮笑脸地进一步要求，那便是接近于无礼了。

她拎起竹篮，往外退了一步，正色道：“公子莫要说笑，请自重些。”

“公子？”那个年轻贵公子反而怔了怔，忽然间明白过什么来一样的，笑了起来——那笑容居然有说不出的明媚和天真，让本来满心厌恶的苏盈都蓦地心软下来：这个人这么年轻，还是个少年，说不定真的没有什么坏心思。

“哎呀，对不住对不住——我忘了我今天穿着这套衣服了……姐姐，我给你赔礼好不好？”等笑完了，年轻公子看着苏盈诧异的眼神，眨眨眼睛，轻盈地将鬓边的垂发一撩，晃晃脑袋，“你看你看！”

苏盈看过去，只见他颈边肌肤如雪，耳垂上赫然穿着一个耳洞，戴了一枚赤金嵌宝石的耳钉。

“我是个女子呀……刚才真是唐突姐姐了。”年轻贵公子模样的人笑盈盈地晃晃脑袋，收手深深一揖到地，“小女子姓夏名芳韵，小字天香，今年一十六岁。”

苏盈被她弄得有些措手不及，哭笑不得地看着这个女扮男装的少女，看见她那样朗朗地笑，雪白的颊边露出浅浅的酒窝——这一笑，便是露出少女的万般旖旎风景，再也掩不住她的女子身份。

夏家……苏盈不自禁地怔了一下，首先想到的便是城中和“百花曾家”并称的“夺天工”盆景夏家。因为长年包办了大内禁宫所有盆栽，得到上眷，又出入于达官贵人府邸，加上家底丰厚，不啻已是临安城中炙手可热的人家。

夏芳韵再度忍不住过来拉住了苏盈的袖子，努着嘴看着外面的雨帘，眉

日间有几分焦急之色，“我今天偷偷换了这身衣服从家里跑出来，本来想去曲院风荷的，可是走到这里就迷路了，天又下雨，偏偏这里找不到一个问路的——哎呀，如果我今天去得晚了，他要生气的。”

苏盈微微笑了起来：这个女孩子说得倒是坦白，一下竹筒倒豆子什么都说了——其实她这样一身华贵打扮在这荒郊野外，万一遇到歹人却不是玩的。

这样天真毫无防备……的确是户人家出来的深闺小姐。

夏芳韵唧唧呱呱地说着，一边说一边笑，脸上的酒窝深深浅浅，非常可爱，忽然想起来，问：“哎呀，还没有问过姐姐叫什么呢。”

“我姓苏。”这般天真的少女，苏盈也减了防范之心，笑着回答，“就住在这附近。”

“姐姐是个美人呢……”夏芳韵的大眼睛扑闪扑闪，看着穿着蓝布粗衣的她，“有一种贵气。”说着说着，忽然她退开一步，用袖子掩着嘴角，微微咳嗽了一阵子，然后有些歉意地看着苏盈笑笑。

苏盈的眼睛不自禁地瞟了一下，唇角浮出一丝笑意：贵气……当日，泉州崔府的财势地位，只怕比起临安夏家也是不差分毫的吧？然而，今日她却不过是个洗衣娘而已。而眼前这个女子，从性格到家世，活脱脱像极了五年前的自己，连笑起来那种表情都几乎一模一样。

“好吧，夏姑娘，我先带你去曲院风荷，如何？”不想继续和夏芳韵说下去，她转过头看着长亭外的雨幕——雨已经下得小一些了。

家里还有三大筐子的衣服等着她洗，明日一早人家便要来取去，说是做寿，要浆洗熨烫服帖了给他们——整整四大筐子的衣物，她一个人已经洗了将近一天。如今天又落雨，眼见得就要来不及。

“呀，还在下雨呢……再站一会儿，等雨停了我们再去好不好？”夏芳韵看着下着雨的天空，有些为难地说——这么个瓷样的人儿，原是半点苦也吃不起的。

苏盈没有说话，瞄了这个大家小姐一眼，淡淡道：“我要赶着回家洗衣服，耽误不起。”

——她苏盈不是夏家的什么人，何必要迁就夏芳韵？如若不是看着这个女孩天真可人，她这个自顾都不暇的人甚至连搭理都懒得。今日虽是流落了，但是她苏盈心性未改，犯不着讨好权势人家。

听到对方这样淡淡的回答，夏芳韵的脸蓦地红了，她想说什么，但是再

度咳嗽起来，忙忙地转过头去，用袖子掩着嘴角咳嗽了半天，一直咳得脸泛桃红，分外艳丽。

然而，看到夏芳韵脸上腾起的一片嫣红，苏盈的心里却腾地一跳——“桃花癆？”

看过这样的病人，她脱口问，眼里却是不可思议的神色。

夏芳韵转过头去咳了半天，等气息平复了才敢回头和她说话，但是神色依然是笑吟吟的，“是啊……得了这个病一年多了，我觉得除了咳嗽盗汗也没什么，偏偏医生说得天一样大，开了好多恶心的偏方出来，还不许我出去走——闷都闷死了！”

苏盈低下头去，不知道说什么好……看着这个少女如此纯真明艳，偏偏得了这等病。

桃花癆……当年她可是眼睁睁地看着母亲得了这病，试遍各种正方偏方也不管用，最后咳嗽得整个人都佝偻起来，没日没夜地低烧，生生死在二十七岁上。

难怪……这病，医生也是叮嘱过她不能轻易淋雨罢？

心下蓦然又多了几分怜惜与亲切，苏盈把提在手里的竹篮放回地上，在亭中破木凳上坐了下来，微笑道：“我看这雨也快停了，我们就再等一会儿再出去吧。”

夏芳韵反而有些不安，脸也是红红的，“姐姐事情忙，为我耽搁了，天香真是当不起——这样罢……”想了想，她的手缩入袖中，动了半天，褪下藏在袖中的一只翡翠点金臂环来，放到苏盈手里，“这东西权作谢仪，姐姐可别嫌轻了。”

即使是大户人家出身的苏盈，看见眼前少女如此豪阔的出手，也不自禁微微一怔：这个翡翠点金臂环价值不下千金，夏芳韵却是说送人就送人，若说是心怀纯真坦荡，倒不如说她家人在这方面娇纵了她，这个孩子在金钱方面毫无观念呢。

“不用了，一点小忙而已。”她淡淡笑笑，抬手将翡翠臂环推了回去。

夏芳韵正待说什么，似乎是胸中又觉得难受，想转过头咳嗽，但已经来不及。

苏盈陡然间，感觉到微带腥气的气息喷到她脸上。

在短短的片刻中，这个夏家的千金小姐已经是第三次咳嗽了，看来，她

的病已经到了不可小觑的地步——可恼她家里人居然不好好看着她，还让她出来乱跑。

然而，尽管自己的病已经不轻，这个单纯的女孩子还是什么都不怕的样子，依然能笑得如此清澈……怎么……怎么还会这样的天真。

苏盈忽然忍不住微微笑了起来，那笑容却有些辛酸。她用力握住少女的手，将她拉进怀中，轻轻拍着她因为咳嗽而起伏不定的后背。

她也不过二十三岁，然而，在这一刻，她却慈母般地低眸看着眼前这个十六岁的少女。

那一瞬间，其实，她感觉她在抱着她自己——那个曾经同样宛如花苞初绽的自己。

※

快走到曲院风荷的时候，天依然有牛毛般的细雨，然而夏芳韵身上却是一丝都没有淋湿——苏盈将刚洗好的一件披风用竹篾撑了开来，做成雨伞似的一顶布幔，让她拿着挡雨。

“姐姐，到这里我就认得路了……你、你不用再送我了。前面有人在等我。”从这里看去，已经能看见前方烟波渺茫的湖面，夏芳韵忽然却立住了脚，低头微微地笑，眼睛不住地瞟着前面。

苏盈将竹篮换到另一只手，活动了一下压得红肿的手，不在意，“没关系，都到这里了，我干脆送你到底好了。”

她继续自顾自地往前走，走了几步才发现夏芳韵没有跟上来，她立住脚回头看，只见那个十六岁的女孩子顶着布幔站在春草中，第一次脸上出现羞涩腼腆的神情，有些焦急，可仿佛又不知怎么说好似，只是抿着嘴笑。

苏盈陡然间明白过来，苦笑了一下：自己看来真的是多事了……这个大家千金特地跑到这个地方来，也不会只是来游山玩水那么简单，怕是偷偷地换了装扮，出来会一个俊秀情郎的吧？

然而，不知为何，她的心却往下沉了沉。

太像了……这个女孩子，为什么宛如她的昨日？

“好吧，那么我就回去了，从这里沿着湖一直往南走，半里路后就到曲院风荷了。”她不易觉察地叹了口气——每个人的路都是自己走的，旁人哪里能左右到底？

“嗯！”夏芳韵雀跃地应了一声，几乎是跳着过来，把布幔上的衣服取下来还给她，然后真心诚意地说：“姐姐，今天如果不是我运气好遇见你，我真的会迷路呢。”

说话的时候，她眼睫毛一闪一闪的，眼睛眯起来，里面像是盛满了蜜。

“你自己……要小心。”不自禁的，苏盈陡然还是脱口多嘴了一句，然而夏芳韵一跳一跳地走开去，忽然在蒙蒙细雨中回头，笑着，“姐姐，我改天来你家拜访哦！”

苏盈只是淡淡地笑，出于礼节点了一下头，并没有把这句话当真。

然而夏芳韵却是认真的，脚下站着不动，追问了一句：“那么，姐姐你家住在哪里呢？”

看着她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自己，满目期待，苏盈只好叹了一口气，笑道：“你从刚才那个亭子往北走，到白沙泉的转弯处，那棵乌柏树下就是我家了。”

“好啊，我下一次来看你！”夏芳韵笑了起来，然后将折扇在手里一敲，做出风流倜傥的样子，深深一揖，“姐姐，小生告辞了！”

然后提起前襟，小跑着消失在小径转弯处。



Snow in June 雪

借着昏黄的残灯，苏盈洗完第三筐衣服的时候，听见门前乌柏树下有马蹄声。她知道是宋羽回来了，然而丝毫没有起身开门迎接的意思。

“盈儿，我回来了。”门“吱呀”一声推开，夹着一阵微香的风，那人迈了进来。似乎今天兴致颇好，不像往日一样，见她没有迎他入门，便要沉下脸来骂一句。

苏盈从水中抬起手，湿淋淋地将额上垂下来的发丝撩开，脸色沉沉地看了宋羽一眼：他哼着小调儿，长衫浆洗得笔挺，俊秀的脸上有得意之色。不知



道今日又去哪家府上打了抽丰，回来志得意满，没有满口怀才不遇的牢骚了。

“饭菜在锅里热着。”她微微叹了口气，把在水中泡得浮肿的手抽出来，在衣襟上擦了擦。毕竟是自己的丈夫，即使他时常出门不归，即使他从没有往家里拿过一个铜板，每次回家，她都是热饭热菜地等着他。

——无论怎么说，眼前这个男子，是她自己当初横了一条心跟了的。

宋羽大马金刀地在八仙桌边坐下，一根指头也不动地等着她将锅里的菜样样地端出来。然而，宋羽一看菜色就开始抱怨：“这菜怎么都这般寡淡？到底是个小姐，到现在烧个菜也烧得没滋没味——我宋晴湖为你落到如今这般地步，真是亏得很了。”

六月雪

Snow in June



一边说着，一边却不住筷子地将笋片肉丝夹到嘴里去，吃得啧啧有声。

苏盈也不搭话，微微笑笑，便自顾自地重新坐下，拿起石杵，开始用力捣衣。

他也不想，当家男人每日只是出去做幕僚、打抽丰，混个肚子饱，从来不拿一文钱回家，做妻子的又是怎么撑到如今的？她从堂堂巨富崔家的长女沦落到如今的洗衣娘，如今还要长夜劳作来养活他——到底是谁亏得大？

然而她终究没有说什么，跟了晴湖三年多，经历过许多大风大浪，她的心都淡了，不但不会像初遇时那样娇嗔，很多时候甚至连责怪什么的力气都没有了。

“怎么，你不一起吃么？”已经吃得差不多了，宋羽才发觉妻子没有一起吃，有些惊愕地低头问，昏暗的豆油灯下，只听到石杵沉重的啪啪声，苏盈卷着袖子用力捣衣，头也不回地淡淡道：“我喝了几口稀饭——这衣服明日一早就要浆洗出来，怕是来不及。”

“唉唉……”看着妻子举着石杵的手已经磨出了血泡，宋羽抹抹嘴，长叹一声，“盈儿盈儿，想我宋羽满腹诗书，却不料落到如此境地！”

苏盈顿下手，抬头看了他一眼，温言劝道：“晴湖，今年科举，你定能高中。”

然而，听到妻子这般抚慰，宋羽反而焦躁起来，“啪”的一声摔了筷子，愤愤道：“无知女子——你不知道外面是什么世道！舞弊营私，到处下帖子拜师座、请求举荐，有几个是凭真才实学考上的？如我这般落魄之人，哪里能寻得门道？”

苏盈放下了石杵，静静凝视着丈夫，也叹了口气，“晴湖，凭你才学，不用钻营也终有出头的一天——就是这次不中，还能等下次。我不信这世道永远不公。”

“可我不想等了！”宋羽加倍焦躁起来，在房中走来走去，映着昏暗的豆油灯，他巨大的影子黑黝黝地在墙上晃动，“当年和我一起会试的同年们，如今都已经做了好几任的官了！我，宋羽，当年才华远胜他们，却变服改名逃于江湖间，过着寄人篱下的日子！”

苏盈看见他焦躁的样子，心里略微有些痛，眼里却掠过一丝淡漠——又提这件事了。

这些年来，每次不如意的时候，晴湖总是动不动就抬出他为了携她出奔而变服改名的事情，言语之间仿佛炫耀着他当年为她做了多么大的牺牲。

当日，究竟为了什么，她居然抛了一切和这个人从泉州私奔到临安？或者，那一切只是寻常的墙头马上故事——妾弄青梅凭短墙，君骑白马傍垂杨。墙头马上遥相顾，一见知君即断肠。知君断肠共君语，君指南山松柏树。感君松柏化为心，暗合双鬟逐君去。

待得他们在白姑娘的帮助下逃到了临安，辗转打听得消息，说泉州府那边因为她的出走，父母大怒，对外只说长女暴卒，一台空棺抬出，便算是埋了“崔盈”这个女子。

从此，她便是从一个千金小姐沦落为一个市井间为生计苦苦挣扎的平凡民妇了……瞬忽过去了三年多，她都不知道自己如何由绮梦回到现实，苦苦撑下来的。

白姑娘猜测得一点都不错，她必然将面对着完全不同于她闺中旖旎想象的生活——在泉州的时候，她偶尔在那家店里买了一盆花儿，不知为何却与那个神秘的店主攀谈起来。

那个开着花铺的女子，肩上停着白色的鸚鵡，在花木掩映中，听了她吞吞吐吐地说了与情郎私奔的打算后，曾经用冷锐的言辞预测过她今日的境遇——竟是丝毫不差。

微微叹息了一声，苏盈继续举起石杵捣衣。

白螺姑娘虽然说中了大半，然而，终归有一点她没有料中：她并不抱怨今日的境况，她依然会继续陪在晴湖身边，他们之间只会贫贱相守，并不会以怨恨而终结。

“早点歇着吧，把灯熄了——别费油，我借着月光洗洗就好。”她微笑着，看着丈夫的气慢慢平了下来，颓然坐回桌边，柔声道。

宋羽怔了怔，仿佛被妻子这样的话语惊起了什么感慨，迟疑了一下，忽然走近来，绕到苏盈身后，揽住她的肩头。苏盈略微闭了闭眼睛，靠在他身上，暂时将手中的活计放下，嘴角浮起一丝笑意——晴湖有时还是很体贴，每当这时，她才会觉得当初的决定是值得的。

宋羽揽着妻子的肩，目光却瞬息万变，想了想，终于从袖中掏出一件东西来，“喏，盈儿，知道你近来辛苦——看我买了什么给你？”

“家里也不宽裕，买什么东西？”苏盈嗔怪，但是眼睛却是喜悦的。

然而，转头看见宋羽手中拿着的东西，她笑容蓦然凝固——那是一只翡翠点金臂环，在晴湖的指间熠熠生辉。

“哪里来的？”脱口，她变了脸色，问。

宋羽没料到妻子是这般反应，料想中，盈儿该是惊喜地一把抓过把玩不休才对，却居然是这样急切冷漠地责问。他脸色也沉了下来，冷哼一声：“我买来的，怎么？”

苏盈看着臂环上的金刚钻和翡翠，诧然道：“这么贵的东西，你哪里来钱买？”

宋羽脸色蓦然一变，将手中的臂环一收，冷笑道：“盈儿，你便是看死我没出息，买不了好一点的东西是不是？既然你不稀罕，我何苦巴巴儿自讨无趣。”

他揽衣入内，扔下一句：“我睡了。”竟是灯也不吹地上床就寝。

苏盈居然也忘了爱惜灯油，只是在灯下怔怔发呆：那只臂环，如何会和日间夏芳韵戴的那只一模一样？难道……

石杵“啪”的一声落在洗衣木盆之中，溅起一片水花，苏盈立刻打起了精神来：不会的，不会的……这种臂环，那些首饰铺子里面卖的样式一样的多得很了，一定是巧合。

她转过身，一口气吹灭了桌上的油灯，摸索着拿起了石杵——她要干活，明日便要交出眼前堆得小山一样高的衣服，为了生活艰辛挣扎，她已经没时间东想西想了……

然而，在她借着月光低头洗衣的时候，在水面中映射出的，却依稀是那个夏家女孩天真明艳的笑靥——宛如几年前的自己。

宛如几年前的自己？怔了一下，苏盈的脸色蓦地苍白。

第二天，好容易将一堆衣服全洗好交出去了，苏盈觉着自己的腰都要折断了。

